

文化生活译丛

Culture & Life



中世纪星空下

河部谨也 著

李玉满 陈炯若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文化·生活·译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中世纪星空下

[日] 阿部谨也 著

李玉满 陈姻若 译



*Under the
Medieval Starry Sk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世纪星空下 / (日) 阿部谨也著; 李玉满, 陈娴若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4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7-108-03539-4

I. ①中… II. ①阿…②李…③陈… III. ①世界史:
中世纪史—通俗读物 IV. ① K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3246 号

责任编辑 史行果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10-537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229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从东方的眼睛看西方	
——阿部谨也与西方中世纪史（代序）	1

第一章 中世纪的生活

我的旅程，中世纪之旅	6
和石头息息相关的中世纪人	
——西欧世界和石头的传承	11
中世纪星空下	20
中世纪的讽刺作品	28
架在莱茵河上的桥	37

关于“百年历”	47
农夫亚当及牧人耶稣	50
厄伦史皮格尔及驴子	56
在鞋子中放入泥土发誓	60
澡 堂	64
中世纪人的眼泪	68
中世纪之死	73

第二章 人和人之间的连结

现今存在的中世纪市民意识 ——支持欧洲深层的工匠组织	86
关于蓝色星期一的起源	100
关于中世纪贱民身份的成立	106
黄色的标志 ——犹太人受歧视的象征	124

欧洲扫烟囱的人·····	135
狼人传说·····	138
照顾病患的兄弟团·····	151
中世纪欧洲的啤酒酿造·····	162
和舒伯特相遇·····	170
听着自动管弦乐琴演奏·····	173
钟声连结的世界·····	176
大教堂的世界·····	190

第三章 历史学的支柱

一句话	
——背后的历史·····	206
在文化的底流·····	209
探求知识的愉快及日本的学问	
——向近代欧洲的“协会”学习·····	213

自由集会的时代·····	216
西德的地域研究史及资料馆·····	228
“无缘所”及“和平的场所”·····	238
避难所的思想·····	241
对中世纪的关注·····	247
文化暗部的崛起 ——历史学的课题·····	251
今日的历史学·····	264
柳田国男之于我 ——于“百年冥诞”纪念·····	269
解说 研究社会史的魅力 / 网野善彦·····	272
文章初次发表处一览·····	276
文献目录·····	279

从东方的眼睛看西方

——阿部谨也与西方中世纪史（代序）

王思迅（台湾如果出版社总编辑）

对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西方的中世纪一直是个令人敬畏的领域。这种敬畏来自于这个时代的繁琐复杂，也来自于它无可回避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谈主宰世界两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多半仅从16世纪的欧洲环境际遇发端，以为从那个时代开始即能解释一切，忽视中世纪所提供的历史基础，但这是一种架空的史观。但若要真正触及中世纪，这从4、5世纪开始，长达一千多年的漫漫长路，又让人不知从何下手。稍微认真一点的学者，哪怕只是想概论性地介绍，通常也要用七八百页的篇幅方能呈现轮廓，而用功的读者纵使决心看完如此巨著，仍会感叹重点庞杂而不知如何串连成为一个体或面。

这似乎是中世纪历史难以避免的困难。但也因为如此，我们对篇幅适中，又能在某一面向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书籍，总会充满好感，大加赞赏。只是这类书籍并不多见。之前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的《中世纪的衰落》，把复杂的史料归纳成几个诠释力很强的思想观念，以此勾勒14、15世纪欧洲人的价值世界，此书以简御繁，不带学究气，又有中文简体译本，因此很受读者喜欢。可惜书中议论侧重中世纪的末期，又有许多观念属于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中世纪核心时期，也就是10到13世纪这一段，以及社会史方面着墨较少，让人颇感意犹未尽。不过，巧合的是，这一遗憾刚好可以由日本学者阿部谨也的著作完全弥补。

阿部谨也在日本历史学界是深受尊崇的大师级学者，他早年留学德国，专攻西方中世纪的社会史，凭着过人的语言天分和努力，直接搜罗研究中世纪的地方史料，真积力久深造有得，个人著作有《哈美仑的吹笛手》、《德国中世纪后期的世界》、《刑吏的社会史》等三十余本，另有译作《西洋中世纪的女人》等七本，是东方学者中极少数能在此领域自成一家之言，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人。

阿部谨也的学术生涯中，大约以中世纪庶民社会研究最为其得力处，无论他面对的主题是旅人、贱民、僧侣、骑士，或是刑罚、城市、性别、生死信仰等，这些成绩都奠基于是他面向广阔又独特的庶民社会的基础研究上。

例如其脍炙人口的《哈美仑的吹笛手》一书，表面上是对德国中世纪某城镇一百多名儿童集体失踪的事件作各方面的史料考证，以及探索其如何形成“斑衣吹笛人”故事传说的演变轨迹，然而仔细阅读后就会发觉，此书总是先通过中世纪庶民社会的生活实况、经济条件、城乡关系，与其信仰习俗和生命感受等各方面的背景说明，以此先垫高个别史料的诠释视野。换句话说，阿部先生深知个别史料总要在综合成明确的历史脉络后，才能真正呈现意义。

所以他在同一批史料中所能得到的结论也总比他人来得更深更广。而读者在这一“由博返约”的史料诠释过程中，也受惠于这清晰的历史脉络，常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又因此得到许多意料之外的理解。

虽然只读一书，收获却有如胸怀一整套的中世纪社会百科全书，这就是阿部谨也文章迷人的地方。

《中世纪星空下》是阿部谨也另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书为了给一般社会大众阅读，省去许多学术论辩，一方面展现作者充满亲和力的随笔书写，另一方面也深入浅出地说明10世纪到13世纪间，西方中小型城市迅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巨大转变。从这一角度去把握中世纪的历史内涵，必然比个别认识骑士制度、修道院或封建制度更能把握时代的意义，也更能明白中世纪遗留给现代社会的影响为何。

阿部先生在书中说，在10世纪以后，由于农村生产力逐步提高，欧洲各地形成了数百个小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主要建立者是各行业的手艺匠人，虽然他们的人数比例低于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力，但却是建立与运作城市规则的人，也就是所谓拥有市民权利的人。因为城市的普遍建立，所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农村的新型态社会关系也跟着建立，并逐步扩大规模与影响。举例而言，当时城市的基本运作规范来自于行会制度，任何手艺人人都依其业别组成行会，并在生产与销售上制订共同遵守的规章。各行会自行推选代表与纠举人，赋予极大权力裁决彼此的利益矛盾，也按条例对违规者施以惩处。不但如此，行会还涉入会员的日常生活，举凡聚餐宴会、急难救助、休假旅行与私德名誉等，都有许多必须遵守的规定，也就是说，人的生活必须完全融入行会的共同体，才能既尽义务又享受权利与荣誉。当然，也由此跟城市其他不具权力身份的游民，以及乡村的农民作出明显的区别。而各行会的自治组织，又集成成整体城市的自

治组织，掌理更大的权力事宜。这一由下而上的行会共同体生活组织，就是现代社会所谓“市民意识”的由来。

东方的城市历史并无西方这种广泛连结的自治经验，所以一百多年前严复在翻译“sociology”一词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故译成“群学”，而日本学者尝试以“人间”、“世间”等三十几种不同字眼翻译“society”，几经论辩，最后才确定为“社会”。阿部谨也对此则更进一步论说，日本并无西方那种既普遍又合一的“社会”观念，只有局限在由生活圈中的人际关系所组成的“世间”观念，所以研究社会史时不能原封不动把西方的社会观念移植到东方来。这个说法看似惊世骇俗，但从中世纪城市观念推导而下，若不是深切掌握其历史神髓，也得不出这样大胆的结论。

本书是阿部谨也的历史著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我们当初决定翻译此书的时间是2005年底，译者之一的李玉满住在京都，因为翻译中遇到许多欧洲文献上的困难，曾想初稿完成后前往东京拜访讨论，并邀其为中文版写序，想不到2006年9月作者不幸辞世，徒留遗憾。我们希望这本书能作一敲门砖，不但让大家注意到这位学人在中世纪历史研究上的贡献，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东方的眼睛”去看西方的历史。

第一章

中世纪的生活



门扉图，以乐器演奏音乐的死神（1555年）

我的旅程，中世纪之旅

一位比我年长二十多岁的友人对我说：“阿部，要不要一起出门旅行？”“好主意，去哪里呢？”回答的同时，我心中已经浮现出新的旅行轮廓。那并不是一个全新、未知的土地景象。倒也不是去哪里都行，但只要符合了一定的条件，旅行目的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选择。

像这样的旅行，我们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脑海里随便浮出的几个例子，第一个想到的是飞驒地区的白川乡，2月时从网走市走到知床半岛上的雾拓洛，10月份的烧尻、天卖等，我们曾经走访过许多土地。在这些旅行途中，曾经在安倍川内地民宿里度过一夜，那一次，我在东京车站里买了一瓶小酒，搭上普通列车，在沼津车站换车后，花了几个小时到达静冈。在静冈市一间熟悉的酒店里喝到九点多，才动身往安倍川内地的民宿出发。到了民宿，围坐在围炉边，吃了点东西之后，一边喝一边聊，一聊就聊到清晨四点多。早上到静冈城内的咖啡馆里喝杯咖啡，再搭上普通车，沿路一边喝着啤酒回到东京。

不论是大型的旅行，或是这种一夜之旅，睡眠时间都非常少，回到家都极度困倦疲惫。但是唯有这样的旅行，日后回想起来，才会感觉“当时玩得真是尽兴”。有时旅伴在凌晨十二点前就睡着了，旅行的乐趣也就减了一大半。

虽然我们这种愉快的旅行经验延续了二十多年，毕竟和一般的旅行比起来多少有点不同。但我从不曾认为这种旅行不妥当，而我们认为旅行的目的，是一个暂时从日常生活抽离后，确认自己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连结在一起的机会。所以住宿地点的选择，越简陋越好，朴素的住宿地点是我们的最爱。当我们夜里抵达音威子府^❶的旅馆时，房间内的榻榻米看起来泛着青色。早上醒来才发现，榻榻米上竟然涂了蓝色的漆。像这样的住宿，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记忆鲜明。当列车被大雪困住，完全看不见前进路线时，更是旅行兴致的最高点。在渚滑车站，列车因暴风雪被迫停驶时，其他乘客都下车后，我们还是留在车厢内，一面欣赏窗外的雪景，一面在车厢内继续喝我们的赏雪酒。车掌十分担心，每隔一小时就来向我们报告一次最新状况，我们甚至想安慰那位车掌先生，要他“不必那么担心”。

像这样的旅行，在被工作绑住的现在，除非是拥有特权身份，否则几乎不能成行。现在旅行必须事先做好详细的规划安排与预约，搭乘合适的新干线前往，尽量保持轻松，并且不发生意外，平安地返抵家门，才算是一趟好的、安全的旅行。

但是，旅行原是为了重新洗涤在我们安定的居家生活中所沉淀累积下的种种，它也是一种修行，用来重新确认人与人之间以无形的牵绊所连结起来的关系，不只是在日本，在欧洲，旅行也是一种冒着生命危险的行为。

❶ 位于北海道中部。

在伊拉斯谟^❶所著的《对话集》中有一篇“不顾后果的祈愿”，是说在工作上相当成功、各自拥有家庭、生活相当安定的四位市民，于某天傍晚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心情十分愉快。就在他们颇有醉意时，其中一人喊道：“我要到加利西亚^❷的圣地亚哥朝圣去，如果你们够朋友的话就和我一道去。”之后，另一人也站了起来，喊道：“我可不去圣地亚哥·德孔彼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参拜，我要去罗马。”他们因此斗起嘴来，僵持不下，另外的两位朋友只好建议他们两人，先到加利西亚的圣地亚哥，再转到罗马去。后来，行程就这样决定了，原先劝架的两位友人也决定同行。一杯葡萄酒在四人之间传着喝，他们以共饮一杯葡萄酒的行动来代表他们坚定的决心。虽说这是酒过三巡所发生的事，但他们已经共喝一杯酒，发誓要遵守约定。就这样，四个人开始了他们的朝圣之旅。然而，旅行的结果却十分凄惨，其中一人死在西班牙，另一人死在意大利，而排除万难，终于抵达意大利的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幸在那不勒斯得了重病，只有最后一位在一年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及难以辨认的面容回到家乡。

虽然伊拉斯谟的《对话集》中蕴含着一流的嘲讽及讽刺手法，因此不能只按着字面来解读。然而这篇短篇故事，则正如历史学家费夫贺^❸所说：传达了一个真实的样貌。

自11世纪末开始，欧洲社会便进入了巨大的转变期，都市在各地兴起，商人及手工业者开始迁至都市中定居。定居的商人及手

❶ 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 1459–1539），是人文主义的荷兰代表人物，人文主义者反对呆板式的中古经院哲学，主张复兴人性化的希腊神话与哲学。伊拉斯谟的代表作《对话集》（*Colloquien*）及《愚人颂》中，针对经院哲学家，辛辣地讥讽他们蹩脚的拉丁文，晦涩繁琐的学术和无聊细碎的神学。伊拉斯谟认为，这类经院哲学家统统是野蛮人，他们所统治的中世纪文化是野蛮人的文化。

❷ 加利西亚（Galician），西班牙西北部的自治区。

❸ 费夫贺（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 1878–1958），20世纪年鉴历史学派领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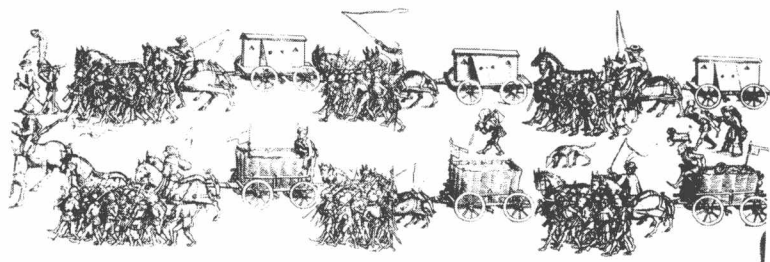
工业者各自组成一种名为“兄弟团”的组织，作为交流的场所。兄弟团就像日本的“讲”^❶一样，但在日常生活的联系上却比“讲”还要密集，它是一个具备了退休金、社会保障与健康保险雏形的组织。一个城市中有各种兄弟团，它们各自拥有教会专用的祭坛，每个星期日在祭坛前举行弥撒，为过世的同伴祈求冥福，一年当中还会举办多次的宴会，并在祭典时穿着盛装参加游行行列。换句话说，兄弟团可说是透过“死后世界”的媒介，与活在当下的人们相互扶持的组织。伙伴生病时，就在伙伴的床边照顾，伙伴去世时也一定要全体参加葬礼。同时它也是一个为一起饮酒作乐而形成的组织。

据说兄弟团原是在朝圣途中所形成的组织，在远离故乡的旅程中，人们互相帮助，朝着目的地前进而成立的组织。后来，都市形成了，随着定居者的增加，不能外出朝圣的人也跟着增加，于是，便发展出一种虽然定居在某个定点，但是依旧可以借着加入兄弟团来参加朝圣的方式。

都市中的商人，以手工业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平时愉快地参与宴会及祭典，忽然有一天，这些人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出远门加入朝圣的行列。——这样的例子经常可见。不同于现代的旅行，中世纪时期的朝圣之旅伴随着很多危险，也不保证能平安返家。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将前往罗马或圣地亚哥·德孔彼斯特拉的朝圣之旅视为一生的梦想。生活在今日的人或许无法想象“拥有财产并在都市中受众人尊敬时，丢下一切，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于朝圣之旅”，但对居住于中世纪城市的人们而言，这却是每日生活的目标。不能实际参加朝圣之旅的人也会将自己托付给兄弟团，只希望在自己死后，灵魂能够获得解救，因为他们不能想象在无法

❶ 一种在日本中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互助团体。

确认人与人之间的无形纽带下活下去。以这样的意义来说，中世纪的都市可说是旅行者的临时居所，但这样的话，便不禁要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现在的都市是个怎样的居所？旅行又有什么意义呢？



《家书》中描写的远征军队（1480年）（参照“中世纪星空下”一文中的“家书”内容）